

滕阁听风

梦归何处

□ 谢贵芳



对东坡的热爱，如一缕墨香，渗进血脉。

前些时日，朋友与我聊起苏东坡说，东坡自言平生功业，在“黄州惠州儋州”；若问梦归何处，东坡的答案大约是，“眉州杭州赣州”吧。

夜里阖卷，雨声淅沥，千年的风仍带余温，吹皱我心里的湖水。梦归何处？是汴京官阙，是江湖扁舟，还是诗卷轻叹？苏轼笑而不答，只轻轻丢下三个地名：眉州、杭州、赣州。

它们如鼎之三足，支起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又如三面镜子，照见他旷达慈悲的灵魂。我循一缕不肯醒的梦，渡三州之水，访一人之魂。凡尘滚滚，谁不需要一座可以回去的岸？

岷江如带，绕城而过，水汽氤氲，像不肯老去的脐带，把苏轼的一生系在蜀中沃土。城外蟆颐山，山脚苏洵故宅，屋后老井，井边黄荆，都还活着，如一部族谱，翻给世人。

嘉祐元年，21岁的他自眉州启程，临行前夜，母亲说：“此去京城三千里，若问归路，但看此井。”苏轼笑：“若不及第，便跳岷江，也算归。”

谁料一语成谶，此后40余年，他再未长住眉州，甚至终老未归。可无论黄州惠州儋州，他都把一井月色、一湾岷江、半亩老宅带在行囊。

人在天涯，眉州却在心尖：“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是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托付；“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是梦回。

眉州未给他高官厚禄，却给他最丰厚的礼物：父亲教他“文须有益于天下”，母亲教他“读书不为官，为天地立心”，故乡山水教他“此心安处是吾乡”。

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他下狱受寒，梦见眉州老宅枣树开花，花落井里，井水甘甜，醒来泪湿枕窗，题句“梦里眉州，并底月光”。从此，每逢生死关头，眉州便成梦回之处。

黄州赤壁夜宴，他举杯对月，羡慕的不是长江无穷，而是岷江那条带着蜀山雪水、流过母亲窗前的小江。惠州风雨，他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却仍把荔枝比作“蜀

生活悟语

天地有清音

□ 杨抒忆

秋日的清晓，偶翻《小窗幽记》，其中一句跃入眼帘，直击我心：“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古人所言极是，天地之间，万物生灵奏响的自然之音，最能令人超然物外、乐而忘忧。

记得有一日枯坐办公室，面对一篇颇有难度的稿件抓耳挠腮，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音乐般的鸟鸣，一下子将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那看不见的“歌手”唱得十分卖力，流泻而出的旋律悠扬多变，连唱好几分钟，曲调竟不带重样的，既像一首欢畅的情歌，又像一段绘声绘色的倾诉。连绵的啁啾化为一串串晶亮的音符，从窗缝里挤进来，排着队钻进我的耳朵，在我脑中激起彩虹般绚烂的想象。我听得入了迷，片刻之后忽觉茅塞顿开，在键盘上运指如飞，稿件很快一气呵成。

后来得知，那为我“助政”的鸟儿名为鹈鴂，又称“四喜”，是城市里常见的野鸟。鹈鴂个儿不大，羽色黑（或灰）白相间，尾巴常俏皮地上下摆动。此鸟外观朴实无华，却生了一副百转千回的美妙歌喉，其鸣啭之清婉流利，令人叹为观止。我多次凝神倾听鹈鴂歌唱，即便熟悉了它们的“唱法”，每次听来仍有惊喜。

城市的物种多样性虽不比乡村，在枝头跳跃的“歌手”仍为数不少。比如乌鸦，长得乌黑，常被误认为乌鸦，很难让人产生什么好感。然而这黑厮却有“白舌乌”之称，一旦开腔放歌，堪称大师级的“模仿秀”，不但会学其他鸟叫，还会学猫叫、电动车警报声等，好比一个粗鄙村夫一开口唱出了帕瓦罗蒂的美声水平，和它寒碜的外表反差极大。还有布谷鸟，每年5月到7月间，城市里处处回响着它们的啼鸣，不知有多少人被它们捉弄，掏出手机看是不是闹钟响了。奇怪的是，手机闹钟令人焦躁不安，真正的布谷鸟叫却有宁神的功效。闭目静听，一声声清亮的“布谷”，会在脑中唤起诸多生动的意象：翠色欲滴的禾苗、辛勤耕作的农人、稻浪翻滚的田野……“丰收”这个词顿时具象化起来，令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悠然神往。

在四季更迭的时光旋律中，虫鸣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背景音。然而，相较于鸟鸣，虫鸣更容易被人忽略，除了孩童，很少有人会用心倾听这音韵丰富的“交响乐”。且不说蟋蟀、纺织娘、蛴螬等“专业乐师”的演奏，就连夏日里噪嚷的蝉鸣，都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单调。我曾仔细聆听听松寒蝉的大合唱，不仅声势雄壮，曲调也惊人的一致：先由一组低沉而重复的音节开始，逐渐变得高亢，然后在一连串尖锐激扬的回旋中进入高潮，最后以一个长长的高音收尾。听罢不禁感叹：它们那简单的大脑，怎能装得下如此繁复的旋律？那“乐谱”该是直接写进了它们的DNA里吧？这首生命之歌，它们唱了多少个夏天了？在人类尚未出现的蛮荒时代，是谁在聆听它们的乐声？……

德国森林学家、科普作家彼得·渥雷本曾写道：“在大自然中不仅每一个齿轮与其他齿轮相互咬合，所有的一切都与其他要素相互交织成一张大网。”大自然的乐章宏大深远，同时精妙绝伦，一旦遭到破坏，绝难准确复原。这无价的“舞台”和其中的“乐手”，都需要我们用心守护，唯有天籁不绝，人类才不致茕茕孑立于孤寂之中。

中荔文”，把惠州比作“小眉州”。

儋州遇赦北归，忽闻岸上歌《临江仙》，歌声苍老却是乡音，他出舱拱手，老妻笑：“不识，只识苏家郎。”一句话，胜过万千荣耀。

苏轼知道，无论走多远，岷江一湾便是归途，黄荆一树便是家门。当我在眉州城外掬一捧岷江水，才懂苏轼之梦，不是居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而是归母亲井里的月，父亲案上的笔，归蜀中稻麦初熟的风，老宅枣花落在水缸的声音，归每一次提笔仍闻童年清苦香气。

眉州没有苏堤，却有苏井；没有梅花万树，却有黄荆一株；没有郁孤台，却有蟆颐山。山不高，却替父亲守望游子；井不深，却替母亲照见归人。他的旷达、慈悲、每一次转身，都是向眉州深深一揖。

熙宁四年，36岁的苏轼初到杭州，刚刚经历汴京朝堂风刀霜剑。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作为旧党核心，他因反对青苗、免役诸法，深感孤绝，主动请任杭州通判，得以远离党争。

乍见西湖烟水，如远客逢故知。西湖彼时葑草淤塞，六井泥沙，百姓取水艰难。他乘小舟携友绕湖穿行，以竿量泥，以目测水，次年上《乞开西湖状》，募役开湖，刘翥筑堤。

长堤卧波之日，万人空巷，湖山忽然有了骨骼，往来行人不必再绕湖十余里。

堤上桃柳，春时落花胜雪，夏时蝉声如潮，秋时蒲苇摇金，冬时雪压长桥。他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晴亦好，雨亦奇，正是他豁达胸襟写照。

在杭三年，他作诗三百余首，字字带水，句句含烟。湖山收留他的失意，他也回赠湖山以不朽。

熙宁七年，浙西大旱，他开仓募寡，以工代赈，筑堤十万丈，饥者得食，病者得药。杭人塑其像于堤上，四时香火不绝。

元祐四年，他再守杭州，鬓已星稀。瘟疫起，他设病坊，延僧医，亲调圣散子方，活人无数。告别时他写“此梦寄君无别物，一湖春水照人还”。从此天涯海角，念起“杭州”，他便梦绕苏堤。

世人呼西湖为“西子”，其实更应呼“东坡”，因为那一湖春水早已把他的初心照得通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文一生，留爱人间。

贬谪惠州的苏轼，身心俱创，新旧党争再起，他被列元祐

品读江西

□ 郭志锋

夜宿造口驿

□ 郭志锋

夜晚投宿写到清晨看景，再写离开时的告别，前后衔接相当自然。

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苏东坡的路线，先奔赣州，再从赣州顺流而下，反方向地，专程到造口驿入住。

1094年8月7日，苏东坡头戴靛青斜角方巾，身穿玄色夹袍，站在小小的官船上，迎着江风前行。这次他要去的

地方是遥远的惠州，职务是宁远节度副使。抬头，望见西山上的夕阳；低头，看见赣江中的波浪，苏东坡有感而发，不禁向着天空大声地吟道：“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当地民谣曰：“赣江十八滩，个个鬼门关。”说的就是从赣州到万安需要经历的十八个险滩。而其中的黄公滩更是凶险无比，“黄公滩，黄公滩，十船过滩九船翻；黄公滩，阎王滩，船到滩前吓破胆”。

而苏东坡这首名为《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的诗作，凭着一句“地名惶恐泣孤臣”，就将令人生畏的黄公滩改名为“惶恐滩”。由此，该滩名不仅走进了中国的地理史，也走进了文学史。

依据这首诗作的标题，可知东坡先生到达万安的时间。过了惶恐滩，苏东坡继续向南，8月11日到达赣州。但查遍现存史料，也没查到他在万安的具体行程。而且按水路距离，他至少要在造口驿停宿一晚。可史无记载，后人无从知晓。后来，东坡先生在赣州滞留一个多月。当年的中秋节，他在郁孤台旁的驿馆里写下“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诗句，以表达对弟弟苏辙的思念。节后，他从郁孤台下的码头上船，顺水直下，来到造口驿并留宿，从而有了一首词作。

人人熟知的“梧桐叶上三更雨”，便是东坡先生夜宿造口驿时写下的千古名句。词作题名《木兰花令·宿造口闻夜雨寄子由才叔》。与前一首诗标注的“八月七日”不同，这次突出的是地点“宿造口”。“梦中历历来时路。犹在江

亭醉歌舞”一句，表明他从赣州而来，在历经十多个险滩（仅现在的赣县区境内就有九滩，还要过万安境内的良口滩、昆仑滩和晓滩）后，本来疲惫不堪，但他

的“惊破梦魂无觅处”却不是过滩的惊险，也不是对前途的忧虑，而是另有所指。“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睡在竹席上，听着外面的雨落声和蟋蟀的叫声，东坡先生想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尊前必有问君人，为道别来心与绪”，原来，他想到的仍是弟子由，还有友人才叔。穷其一生，后人看到的是苏东坡与弟弟苏辙之间的情深意重，是最动人的手足之情。其实，词作的标题就已申明主旨，“闻夜雨”而“寄子由才叔”。

不知后来者辛弃疾是否受了苏东坡的影响。因为辛弃疾名满天下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词，也将皂口写成了造口。而辛弃疾到访造口驿，却是他行程中的必经之路。身为提点江西刑狱的他，驻蹕在赣州，平定所谓的茶商军暴乱（后史亦有人称之为“由茶农、茶商和茶贩为贩运茶叶而组织的武装起义”）后，为巩固战争成果，不得不往返于赣鄂湘之间，屡屡在赣江上穿梭。只是东坡先生夜宿时，恰逢下雨天，因此他听到的是房外的雨落声和房内的蟋蟀声，却无缘辛弃疾所说的“山深闻鹧鸪”。

据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考证，宋代的造口不仅设砦，有兵驻守，是渡口，也是驿站，更是赣江水路和赣州陆路的转接点。从苏东坡到辛弃疾，再到杨万里，夜访造口驿的文人墨客，可谓数不胜数。一个造口驿，寄寓千般情。有人看到的是江山美景，有人看到的是亲情、友情和不尽的乡愁，还有的人，看到的却是国恨家仇，是激扬澎湃、奔流不息的爱国之情。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国家“七五”重点工程万安水电站的建成，蓄水之后形成的万安湖水库将造口驿沉进了水底，彻底地将它埋进了历史的最深处。而那些不朽的篇章、催人上进的故事却仍在后人的心目中，永不消失！

怡情诗笺

大地芳菲

（组诗）

□ 范剑鸣

向上的力

像皱纹支撑着笑脸。我一次次在果园看到成熟的果树被一根根竹竿或木棍所支撑

这是一种向上的力。它恰好等于果实。牛顿沉思过的力向下，来自土地和汗水的召唤

蓝天与大地之间，两种力量总是越来越分明。像画家沉思的脑子里有一幅作品呼之欲出——

向上的力，在不断提劲而向下的力，在轻风中微微战栗它们都在等待，人们心里一种叫甜的刻度

旺果期

年轮已转了五圈。壮年的果树使出最大的力气让山河璀璨——这时，树就变成了量词人们围着它转估算着收获，以及土地最大的恩惠

旺果期。极致的梦境一生写下两万首诗歌的诚斋先生不可忽略的量变与质变生命力的峰值，如何测算技艺与汗水一方水土的潜能，及不可知的天时

大器晚成，春蚕到死生命力并没有界限。哪怕仅存一枚旺果浮出枝叶，也能像鲸鱼一样安慰大海

一种叫硒的事物

他是一位老果农，土地里刨了几十年他说，我种的是富硒产品但他承认，并没有看过一种叫硒的事物但又坚信它的存在。不是通过劳作而是通过学习——“这营养，无形而陌生，可以通过泥土进入果实的内心”

地，一位网红主播，把橙子送上顶流地解释，硒，微量元素人体内存有，而橙子内富有但她承认，也没有看见过一种叫硒的事物为了论证，她推送了一段视频，并且指出硒，就诞生于这片山水之中

我品尝过无数的脐橙。金黄，甜美由表入里，细心考究和打量我承认，并没有看过一种叫硒的事物但我也坚信它的存在就像我的先辈，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接受一种全新的理想，并为之奋斗无形之物，依然给人强大的力量

一百五十六棵母树

传说，地球上的桂花树可以引种到月球但种活这棵母树，还需要一段时日

传说，一个诗人只要想念故乡就能化身千亿散上无数的峰头去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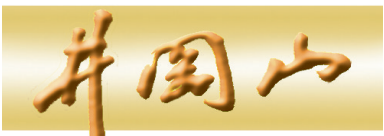
让赣南无数的峰头长满一种陌生的、源自北美的树是梦想，更像理想——

如今，以赣南命名的脐橙漫山遍野，没有人能数得清除了他*——

只有他知道，在最早的那个园艺场从外地引进的母树一共156棵

引种的梦，成为现实。化身千亿的梦成为现实——漫山遍野的树，其实只是156棵

只有母树，才能够指认一片新大陆只有母树，才能认出大地上的梦想、创造与激情*指“感动中国”人物袁守根，最早培植成功赣南脐橙母树。



第 2360 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